陸宣公集

第一函

函三冊

PDG

陸宣公奏草卷之十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

右臣聞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

收其兆廣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

融化孔老爲一家

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

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賦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

言無不盡。聖人所難者。公獨務之。

庫之名。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稉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嚬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詛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不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

一新史漢之語

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巳解衣食巳豐而謡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巳亦將慮有搆姦鼓亂干紀而

强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其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葢爲人與爲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葢同利與奪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辯察玆理灑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玆二

公之經濟如戶之有

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
宜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
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
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
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
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
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顧陛下
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
居之專欲罷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

樞水之有流轉移流注無不如意

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毎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與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

疑焉。倖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
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
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班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

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仔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

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於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討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貴備股肱之任承渥

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倘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

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病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　楊勉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裴諝曾任金吾將軍　孫咸曾任京兆少尹　周皓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　裴冑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　殷亮　李舟已上並任郎官　何士幹　姚南仲　陸淳　沈既濟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憂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

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
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
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
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
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
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
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誠垂訪
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既符德號。振淹求舊。亦
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

具别狀以聞謹奏

從古計臣謀士以奇聳觀大臣以老成識微漸備不虞爲主知此意者可以論大臣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臣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

可以論宜公矣

可謂不動聲色而漸消禍亂者矣

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甚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

軍城東十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大抵公之妙處在極懇至又極和平超出魏玄成上十倍矣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祗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搆俾之同處必不

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滅亡
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
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
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
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
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
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
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審使促裝詔書

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

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困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顚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一言勘破胸中自有權衡不煩揣度真宰相才也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巳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勲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

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
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武侯治蜀皆用此道

追數前事未嘗不痛恨于桓靈也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漵賫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紊、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

宛而善入

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
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
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
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辯涇渭不分
二紀於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
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
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
有是言倘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
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

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

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賷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令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

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劾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罷摯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

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頼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旣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

思更少詳度謹奏

陸宣公奏草卷之十五

。。與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師、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

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狥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耻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典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誣誕者容之仍

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愼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

諛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湖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嗣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

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

文聽輿人之誦而覇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
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
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下臣愚戇
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
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
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
君子愼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
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
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彌之乃其職也涓涓

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
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
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
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
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
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
協。而猶上下相戒。旣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

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葢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幺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

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顧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

要言妙論。至此方吐。妙于徐。無限苦心。

千載人意中語。獨公能以筆傳、

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

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
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
愼乎。伏願嘉忤旨之忠。袪逆耳之吝。平積憤之
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
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可笑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與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秖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膚意玄妙

非凡所窺、如臣愷昧之才、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賢則臣直今陛下禀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輙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葢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

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疏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疏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

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彌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彌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佹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

言者利於行而咈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

幸紓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與元論請優奬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

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亾、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勑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

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奬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
奏

與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溆齎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月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恠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亢朕適喚對其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

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迍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僻特甚輦輅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徯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克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成昭

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温恭宗族之中足稱
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職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事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

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顒顒日望上達若今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于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邪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料

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雖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亾聖

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淸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宙宇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

明察之透徹虛遂成寬大

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

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
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
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
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
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
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
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兵連于外
變起于内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
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

成敗之由開陳了然

或者欲大起睿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

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内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覘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狹姦毀沮陳兇黨强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

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結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旣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狥義之心旣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亾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

從古亡國盡皆如斯

撓回之術。計不出此。

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遠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愼于始又失圖于中[illegible]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

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猰貐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辟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鱉咸若龜龍乃遊盍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除

德宗之勢。元是太宗全盛之天下。特羣奸懷疑耳。公于此中看破。一味用包含推誠則羣疑自息奸黨自散。可謂上兵代謀。

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

猶愼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軏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陸宣公集卷之十五終

陸宣公奏草卷之十六

與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防隄、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茲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惷戇、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俶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

何知見之晚邪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
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叀刻是爭商嶺則道
迂且遥䧳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
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阻絕以諸鎭危疑之
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彼勝
則往我勝則來其閒事機不容差跌倘或楚琳
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
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
唯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

濟大業者宜一置想

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狥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迹懼者甚衆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讐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念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郤之宜賴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弘霸功也然則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

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
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
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
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
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
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
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
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

小忿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爲 國至計謹
啟事以聞謹奏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執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賜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

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
精惟慎允調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貪榮號傷懼愆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
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
可憫
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
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
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
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
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名

頒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

（如此精確文人未窺其藩）

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

精覈之理以和平出之乃公所以獨步

微患于未然慮所必至真宰相真忠臣

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誘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慍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較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爵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

守經略侔乎殊倫猶調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
將不服頗相許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
語謀反諠譁訟寃刻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
資武力以殄寇讐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
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
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
此其餘別無績用、倒狗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
晚、謹奏

。。與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廻歸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强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彼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

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漵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

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
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嫌多端、於斯可驗、
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
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
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
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
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
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
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

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易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效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

坡翁論公知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初讀之以

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倘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峙誘脅之勢俱納贈遺

爲過當展讀至此信坡老之不輕下筆也

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敝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瞑遘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

攻逼。凡此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華弊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旣揚。昏祲自歛。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項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粮向竭。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

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游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

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
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與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

機便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禀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

日小庸主不能駕御才將皆在此德宗大病正坐此也非公不能言不敢言

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晝之道豈不兩傷

猜忌之主屢言屢聽只是知計足以服其心和平足以入其耳也

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玆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克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揺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揣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

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秪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

正主意在此一句可謂要言不煩

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與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内人等議

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淸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

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
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
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
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
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
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
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
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
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

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闚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

有下車而爲之者益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
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
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
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
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烝優問耆耋安定
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
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
服翫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
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

更進一層乃是天上造樓臺公之長技正妙于此

遠識深慮不下子房

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盗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

援証的當

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

人人如此讀書何患無經世之才

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

謹奏

陸宣公奏草卷之十六終

陸宣公奏草卷之十七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須勑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

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訇隱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皇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蹈不存之險。冒垂堂之戒乎

或磴路滲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霪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

廷。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
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慺慺懇誠、實冀昭
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旣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議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情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

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守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紿以同迎鑾駕。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

節而死耳貴先倘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
褒旌豈貸寬捨凡所議讞葢緣獄疑罪疑惟輕
實編令典胥從罔治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蕺
希烈猶熾遭羅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
猷更始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
用刑章尤宜審愼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
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
務偸生衆心既偸賊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
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

詳公奏議皆妙于幾先。易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非公其誰當之

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汙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汙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

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葢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葢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

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任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洿瀦、既

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塗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益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事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

言漢祖陳平之差者

後○世○能○有○幾○人○○○○○○○○○○○○

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

使德宗悉用其言則中晚藩鎮之變必不至此

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

隆準曲逆面商此事不過如此

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許縱之足以亂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厮養賤品因時擾攘[illegible]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畧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升勢自跧縮今鄭畿

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躑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數肆青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召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令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蘊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

開章奇奥終乎日深謀遠慮一發口卽匪夷所思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溆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淸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廟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溆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䂞是知福不可以屢儌幸得不可以

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
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
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
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
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
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
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
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
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夔

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
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
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
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
猜譖之災及遂乃蠭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
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
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擾物情幾去天
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桯
鶉屯綿綿聯聯若包桑贅旒幸而不殊者屢矣

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
雷霆發奮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
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
不至微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
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
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
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
渙然與之更始所以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
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

于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姦回
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渙之夫削僞號以請罪
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
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
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
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
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
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
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

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并，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釐國家稟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筭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甚矣。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災。

豺狼整居於禁闥猰貐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内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歛縮内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闢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

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其

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
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
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公讀書与文人下同）
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
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
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
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
銛鋒鏃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

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幸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連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塗歸

於同徽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
孽徒職貢靡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
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
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墻之戒不其信歟
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
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愿以咎己布明
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
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
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

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寄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寄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

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
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
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
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
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
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
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家國再造之初當羣
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
未遑縱之乃寖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

縱橫之論出之更如切玉印泥

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靡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靡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

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强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維新蠲貸

疲眥。休罷戰士。符徙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
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
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
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
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
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
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
而不驕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
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

人禍鬼誅乃是定策非僥倖

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蒙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

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輿戎役。瀆威而篾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息。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天。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陸宣公奏草卷之十七 終

陸宣公奏草卷之十八

。請許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
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
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
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
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
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
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祗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

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㲹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

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愼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卽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巳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

職、乃由宰相考㢘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下悉委、蔡廓猶憒憒、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簡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㢘官五品以上、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

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

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

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
職。幷因察舉勞效。須加奬任者。幷宰臣敘擬以
聞。其餘臺省屬寮。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
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
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
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
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
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嘗允許。即以宣行。南宮
舉人。纔至十數。或非其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

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
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
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
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
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
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
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
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
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

兩路擒來至易至簡

踈散自得辟蘇大家

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

文皆得此訣

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僭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

宣公鄭侯非不得非不任只是不用不終而小人間之耳

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卒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看破此輩即能用此）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輩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

易簡宏廓近古來有數大才惜乎不遇太宗而屈于德宗有用而不展也

此老談及經世從無着手處

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

如或有詞則付法閫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敭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

疎通朗秀而元氣貫焉渾文至文

所舉多有情故欺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偏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盡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簡僚屬所簡既少所求亦精得

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

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

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
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
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
之人則懼曠瘝職懼曠瘝職則苟取備員是以
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
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
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
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
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

舉盤石之天下而遷之復能享之其以此哉

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

則天能使宣公心服小妖狐之傑也

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從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揀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茍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

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茍有所長必有所
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
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
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
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
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

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廉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制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衛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

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宜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斂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

公既宜言延齡之惡而德宗又不能決去勢必爲延齡所去矣欲盡公之用得乎

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碎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耻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淸貫更居要重必斁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忝朝經延齡妄誕小人

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
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
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富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皐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滉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若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倘

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奬、齊抗文學足用、精
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
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
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三代而後爭言智術公獨推倒術數一任推誠又不流入腐氣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

憤事犯手何等才力西漢而後雄傑屢出若于此處商量指不再屈矣

古今一揆人主宜日聞此言

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頻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巳之心希至尊之肯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

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雨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

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猶徃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勑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浸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

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倘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

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内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恵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懇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内、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内、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

玆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
傷倘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
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旣同朝廷弔卹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
固其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
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
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
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
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大夫虢

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繆覇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隣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與有征之師

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巳爽德政。倘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斃。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理。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凶逆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

我既以帝王自處而不以敵國處人則天下必臣伏而不敢抗捍矣

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
行伏候進止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

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旣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淸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入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陸宣公奏草卷之十八 終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九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軫睿心，經畧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

讀西漢書。此二臣者。亦人傑也。

猶有匱乏之憂書告闕相繼於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貯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實常一作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貢一作其謀攻守異

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
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常有焉今陛下廣徵甲
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
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
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
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
之間無月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月給之
不克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
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

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傾
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
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踈矣頃者土蕃尚結
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
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遥足爲深
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
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
備儲稸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
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

則之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
下為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
高價以招人賴蓄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畧不壞
固非衆謀然則寧夏覆而靈武全惟在幸與不
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
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
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
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于往歲臣亦知之
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于措置乖當蓄歛乖宜

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念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

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喩有進退如一之命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盧然後可以扞寇讐獲甿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

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須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勑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

施之有制謹視豐秏、善計收積菽麥必歸于公廪布帛悉入于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筴旣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援乏之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

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覊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克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

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
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
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
相監臨旣失綱條轉成囊槖至有空申簿帳僞
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
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
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
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
畜歛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

良策不行。往往受此阻礙。

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且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克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

投其所欲以展我嘉謀。非德宗之能用公。正公之能用德宗也。唐祚少延公之力歟。

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盡如焚灼、輒復效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搉上陳。惟陛下

胥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克、所以擠引東方歲運租米、冐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

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財積穀俱富烝黎蓄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食豐阜祿食所須給用亦廣所以不討糜耗廣贍軍儲

至使流俗過言。有運一㪷錢用一㪷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絕。都市之內餧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歲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于常時米貴加

倍昛㾾匱乏之流庸頗多闕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之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

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

疏通明達。卽尋常商量語便爲至文。

快事

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貯納塡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絶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

如此生聚即轉移間便爲殷阜何必從五行字問消息

處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傭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

集理必淹遲夫立法甚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
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
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
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
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
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
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
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
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

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漕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支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于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

原倉收貯克塡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并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巳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凉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二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

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
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
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
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
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
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塡其
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
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
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

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
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
亦勿强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
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
堡之内。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
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絶糧及承别勑處分。
並不得輙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
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
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

自有良策。斷無廢擾。

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䟦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費之資百萬羸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葢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

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愼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溪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

不爲已甚。眞宰相虛心無我處。

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慼。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遥，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

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聽更少詳處
實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輙欲
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絶私嫌所冀典刑不濫
於淸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
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鞫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

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illegible]主、始終之恩、實足
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illegible]官、
謹具別狀、其實榮、賈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
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
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
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賓
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
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
嫌、晚年頗見疏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

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冤濫恐須差異以
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
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
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
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
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予門庭或結以中外或
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
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
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嘗時

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賓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獄
並徵贓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
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
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
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
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
先鞫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
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

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

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于彝憲之中念終于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貴嚴刑令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勵

理田承嗣阻兵犯命稔惡不爲、竟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頌遺愛、徵臣隘跼、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凶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

無拒絶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
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廻訖、不敢不奏、謹
奏

陸宣公集卷之十九　終